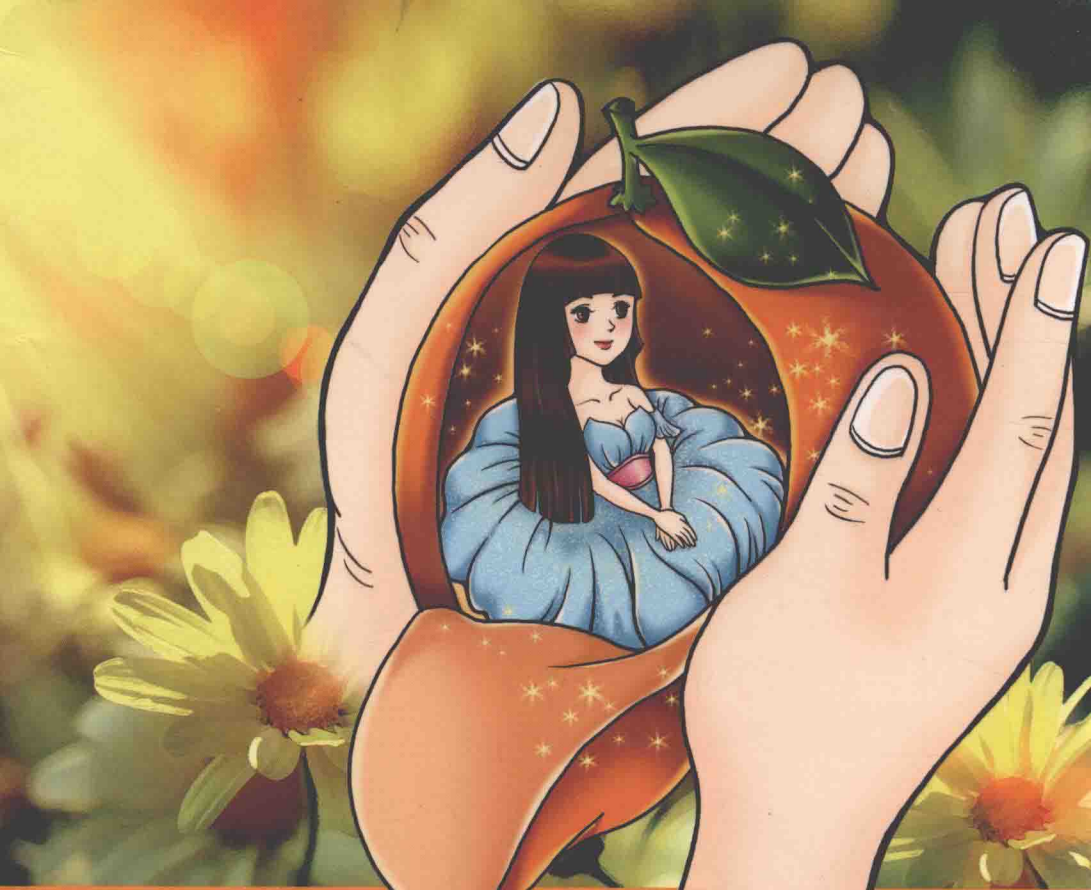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ildren Anthology
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住在橘子里的仙女

书中收录了作者创作的5篇小故事：

《欢喜河娃》《住在橘子里的仙女》《美丽的壮锦》

《小渔夫和公主》《牛郎和织女》。

故事情节精彩纷呈，
让小读者们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阅读视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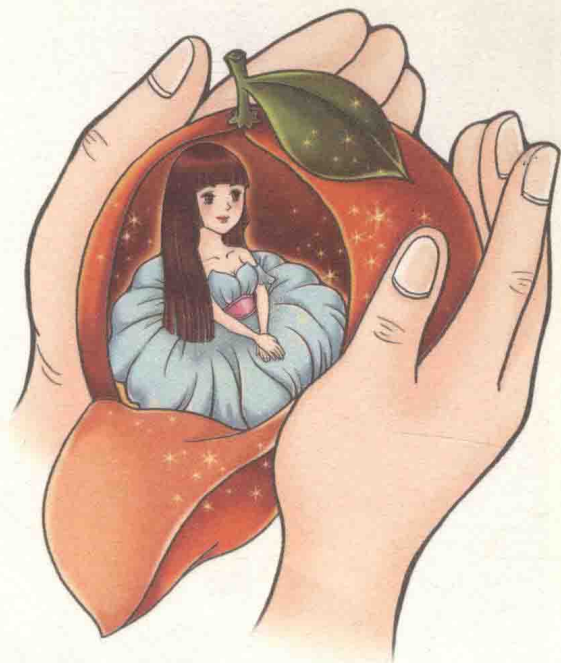
黄
蓓
佳

著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

Children Anthology
[黄蓓佳少儿文集]

住在橘子里的仙女

黄蓓佳 著

书中收录了作者创作的5篇小故事：

《欢喜河娃》《住在橘子里的仙女》

《美丽的壮锦》《小渔夫和公主》《牛郎和织女》。

故事情节精彩纷呈，

让小读者们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阅读视界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住在橘子里的仙女 / 黄蓓佳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4
(黄蓓佳少儿文集)

ISBN 978-7-209-08283-9

I. ①住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8278 号

责任编辑: 王 路 孙 姣

住在橘子里的仙女

黄蓓佳 著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规 格 16 开 (155mm × 225mm)

印 张 11.75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283-9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10) 57572860



黄蓓佳，1955 年生于江苏如皋。197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，1984 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。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《我飞了》《漂来的狗儿》《亲亲我的妈妈》《遥远的风铃》《你是我的宝贝》《小船，小船》等。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。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韩文。





目 录

1 欢喜河娃 / 001

2 住在橘子里的仙女 / 036

3 美丽的壮锦 / 073

4 小渔夫和公主 / 106

5 牛郎和织女 / 145



1

欢喜河娃



皇帝穿着织金的紧身猎装，脚蹬一双蟒皮软靴，骑着他最宠爱的栗色骏马冲出森林时，看见一头马鹿在他的眼前闪了一下，一股灰黄色的旋风卷过去一般，倏忽不见了踪影，仿佛故意引逗着他的好胜心似的。那马鹿高大肥壮，鹿角威风凛凛，灰黄色的鹿皮泛出一层油油的光亮。皇帝惊喜地张开了嘴巴，心里想，要是有这样一张漂亮的鹿皮铺在他的宝座上，臣子们和邻国的皇帝们一定会对他折服得五体投地，他的百姓们也一定会将他视为神勇，山呼万岁。

那是一个以狩猎为荣的时代，以神武征服天下的时代。

皇帝决心要追上去射杀这头马鹿。

皇帝从少年登基时就喜欢狩猎，他对这个游戏的迷恋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。为了满足他的爱好，他可以整年整月地在山林中游荡，



住在橘子里的仙女

zhu zai ju zi li de xian nü

不理朝政、不思百姓疾苦。他的皇宫里精心喂养的都是为打猎准备的骏马和猎狗，收藏的都是良弓和利箭。每日里在床上，眼睛一睁，想的就是哪儿有飞禽，哪里多野兽，弓应该怎么张，箭应该怎么射。当年老皇帝把皇位传给他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还是个富庶的国家，年年五谷丰收，人民安居乐业。等他这些年折腾下来，百姓们已经是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可是皇帝仍然不思进取，只要有猎可打，哪怕这个国家的人都穷死饿死，他也不理不睬，照玩不误。

那匹神灵一样的马鹿在他的面前闪了一下，就再也不见。这不是存心撩拨他，让他起急嘛。皇帝兴冲冲地拍马猛追。紧随他身后的庞大的马队跟着掉转了方向，紧跟其后。刹那间山林中灰烟滚滚，黄尘万丈，树林、草地、庄稼统统都被马蹄践踏着蹂躏着，残败一片。

皇帝的马是百里挑一的马，跑起来快如闪电，侍从们骑着的劣种马自然不能望其项背。眨眼的工夫，一个马队就被皇帝抛在了身后。皇帝此刻的心思全在马鹿身上，哪里还顾得上招呼他的臣子们。他单人单骑，翻过了九山十八沟，越过了十岭八道梁，钻进一片异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中。抬头四望，密林森森，阴风阵阵，山石嶙峋，哪里还有什么马鹿的影子？这时候，夕阳西下，林子里寂静无声，紫色的暮霭像一张网一样渐渐地收拢过来，凉意跟着从脚底下蛇行样地浸漫全身。皇帝汗湿的衣袍被冷风一吹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忍不住簌簌地发起了抖。他缩着脖子想，随行的马队不知耽误在何方，自己现在又冷又饿，关键是天快黑了，偌大的森林根本辨不清方向，要摸出去恐怕很难，万一林子里趁黑窜出来几只老虎豹子，那就不是皇帝打猎，而是猎物反过来打食皇帝了。

这么一想之后，皇帝心里真正地害怕起来，热汗变成了冷汗，处

境十分狼狈。他骑在马上，像一只关进笼子的野猫一样，在密林中乱钻乱拱，总算被他找到了一户烧炭人家搭的草棚，一头钻了进去。

皇帝到底是皇帝，面对他的子民时，胆气立刻又壮了，拿出一副至尊至上的派头，用马鞭指住这家里年老的烧炭翁，立逼着老人给他带路，送他回到皇宫。

烧炭翁年纪已经很老啦，眉毛胡子都白了一大把。他对着皇帝苦苦哀求：“皇上啊，不是我不肯送你，实在是今晚我不能走开。我的儿媳妇就要生孩子了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叫唤。我儿子偏偏又出门卖炭，今晚赶不回来，家里只有我一个老头子，我是万万走不开啊。”

皇帝用马鞭戳着老汉的额头，蛮横得一点道理不讲：“我是当今皇上！你儿媳妇是什么人？她的命能有我的命金贵吗？不行，今晚你必须送我！”

烧炭翁胆小怕事，不敢抗命，哆哆嗦嗦走到墙边拿他的砍刀。

皇帝警觉地喝住他：“拿刀干什么？”

老人回答：“防个身啊。深山老林，夜里漆黑一片，要是碰上个野物，那可够呛。要是碰上一群野物，那我们两个人的性命都会难保。我老汉的命是不值什么，可要是让野物伤害了皇上的千金之尊，我怎么担得了这个责任！”

皇帝听这一说，倒先软了下来，不再坚持连夜上路了。他跟老汉说好，权且在这个家里住上一晚，明天一早出发上路。

烧炭翁翻找出所有的家底，好饭好菜地服侍皇帝吃饱喝足，又拿出新洗的被褥铺好在阁楼上，小心照料皇帝睡下。皇帝骑了一天的马，也真的是累了，困了，倒头便着，呼噜打得山响。

睡到半夜，他却被楼下一阵紧似一阵的呻吟声惊醒了：烧炭翁的



儿媳果真就要临盆。女人好像是难产，叫声惨烈，听得人汗毛直竖，心里掀起个疙瘩。烧炭翁一个男人家，对女人生孩子的事束手无策，急得屋里屋外团团直转。

皇帝被搅得睡不成觉，心里恼火，坐起身子，刚要开口呵斥，忽见门外红光一闪，门被一阵仙风吹开，进来一个白胡子飘飘的矮老头儿。那老头儿身高不足三尺，腰围却圆滚滚的像个水缸，穿的是一件火红色宽大的长袍，那袍子无袖无领，不像衣服，倒像是披裹在身上的一条床单。他径自走到女人的床前，伸出一只胳膊，手张开，掌心朝下，悬在距女人的身子约摸有两寸高的地方，停住不动，好像是在运气。然后，他缓缓地顺着女人的身体，从上往下虚空中一抹。只听呼啦一声，女人下体处血水喷溅，婴儿滑溜溜的身子随着血水涌出，掉落在床上，仰面朝天，四肢欢舞，没牙的小嘴巴嘻开，咯咯地直笑。

烧炭翁听到孩子的笑声，愣住了，战战兢兢走上前去看，自言自语嘀咕：“哎呀，这孩子生下来不哭反笑，不会是个怪胎吧？”

白胡子老头儿要一根蜡烛点着了，举起来，凑到孩子面前，细细观看他的嘴脸，笑眯眯地点着头：“欢眉笑眼，鼻隆耳大，是个有福气的娃娃。要好生养着，将来他长大了会做皇帝的女婿，说不定还要做上皇帝。”

烧炭翁闻言又惊又喜，对着白胡子老头儿倒头便拜，口中谢了再谢，又点上火把送他出门。

皇帝在阁楼上听见了一切，气得鼻子都歪到了一边。这个容貌和举止都很怪诞的老头儿摆明了是个仙人，仙人说出来的话总是不会错的。咯咯笑着的穷娃娃将来要做他的女婿？这不是羞辱他的皇家门庭吗？仙人还说什么来着？做了女婿不算，还要做皇帝？唉呀呀，这简

直就是谋反，是大逆不道！皇帝想到这里，咬牙切齿，鼻子里呼哧呼哧喷出粗气。他心里盘算，放着这样的邪头不除，还等什么？等他真长大了，岂不是麻烦多多？弄不好真给这小子颠覆了皇位，颠倒了乾坤，他这个真龙天子还有什么脸活着？

皇帝想妥了之后，趁烧炭翁出门送客的工夫，悄悄溜下阁楼，摸到娘母子睡的床边，想伸手把婴儿掐死。手才伸出去，那孩子忽然又一次咯咯地笑出声来，笑声银铃儿一样清脆，小手儿挠心一样地喜人。皇帝不由一惊，想到这孩子如果真是天命，他就这么掐死了孩子，最起码刚才那个白胡子老仙就不能饶他。皇帝一个转念，就不碰那孩子了，反过手来掐死了孩子的母亲。

烧炭翁返回家中，乐滋滋地到灶间煮了一碗白米粥，端去给儿媳媳妇吃，好让她吃饱了肚子下奶。谁知他一眼看见的却是儿媳媳妇乌青的面孔和瞪大的眼睛。烧炭翁心里一急，胳膊一麻，粥碗咣当摔在地上，热粥白花花洒了一地。他也顾不得楼上还有个皇帝，抚着儿媳媳妇的身子号啕大哭。

皇帝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穿衣从阁楼下来，一迭声地问老头儿：“怎么回事啊？你新添了孙子，应该高兴，怎么还哭啊？”

烧炭翁捶打着床板，号啕着：“我这个儿媳媳妇苦命啊，才生下娃娃就死了。孩子刚落地，猫仔大的一团肉，没了娘，我上哪儿找奶喂活他呢？老天不是明摆着也要我这个孙儿死吗？孙儿和儿媳媳妇都死了，儿子回来我又怎么对他交代呀？”

皇帝假惺惺地在一旁唉声叹气着，又为老汉出主意：“这事我有办法：我皇宫里奶娘多的是，明天你送我回宫，顺便把孩子也带上，放在皇宫里喂养，喂大了再抱回来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

烧炭翁不敢相信皇帝有这样的好心。他一个烧炭人家的孩子，要喝皇宫里的奶？折寿呢！说给人听人都不信呢！

皇帝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放心啦，你看这孩子白白胖胖，欢眉笑眼，看着多叫人喜欢！放在我身边寄养，我会把他当亲儿子待的。”

烧炭翁见皇帝情词恳切，不像是开玩笑的，也就动了心。看起来，要把这么小的娃娃养活，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烧炭翁把孩子亲了又亲，包扎得严严实实，含泪交到了皇帝手上。天一亮，他就牵上皇帝的栗色骏马在前面引路，把皇帝带出了森林。

“皇上啊！”临别时，烧炭翁感激涕零地跪在马前，“我的孙儿就托付给你了，将来他长大了要能够有点出息，我一定叫他不忘皇上的恩德。”

皇帝哈哈笑着，用马鞭戳了戳他的肩膀：“起来吧，小事一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可是，皇帝一回到皇宫，行装还没有顾得上换下，马上叫来一个老臣：“去，找一口铁箱子，把这个小娃娃装进去，沉到大河里。”

老臣把孩子接过去一看，孩子眼睛瞪得乌溜溜的，咧开的小嘴巴红果子一样的，正咯儿咯儿地朝他笑呢。老臣心里就忽悠了一下，朝皇帝求情说：“皇上啊，能不能……”

皇帝眉毛一竖，胡子一吹：“你舍不得他是不是？舍不得也行，就用你自己的脑袋换下他吧。来人哪！”

老臣吓得脸都灰了，不等士兵冲过来，马上冲皇帝双膝跪下：“求皇上饶命！老臣这就去办，一定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，让皇上满意。”

他跌跌爬爬出了门，到铁匠铺子里专门打了一口铁箱子，把爱笑的娃娃放进去，一咬牙，一闭眼，闷上了箱盖。娃娃不知人事，躺进

去的时候还手舞足蹈，笑得眉眼花花的。老臣不敢耽搁，一边在心里哀叹：“作孽作孽！”一边快马将铁箱子驮到河边，狠着心肠丢进水中。

老臣回宫对皇帝作过交代后，皇帝又派了另一个小臣去找到深山里那个烧炭的老头儿，说是他的孙子肠胃太嫩，进皇宫后水土不服，拉肚子死了。皇帝还假充善人地带给烧炭翁几两银子，作为安抚。老头儿手捧着银子，哭得昏天黑地。可是皇帝的话他不能不信，也不敢不信，只能把一切归结为孩子命不好。人家的孩子都是大哭着来到世界，他这个孙子却是生下来就笑个不停，不是异数又是什么呢？

却说那个装娃娃的铁箱子在河水里滚了几滚，等老臣走后，竟奇迹般地浮了起来，小船儿一样在水面上飘飘荡荡。它不往左靠，也不往右靠，就在河面的中间，不紧不慢地顺流而下。岸边有行人听到了箱子里孩子的笑声，停下脚步想看个究竟，因为箱子离岸太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漂下去。

箱子漂啊漂啊，不知道漂了多久，也不知道漂了多远，反正，在一个海边的渔村前，一对打鱼的老夫妻发现了箱子，把它捞起来了。

老两口用铁钎撬开被海水侵蚀得锈迹斑斑的箱盖，惊喜地看见睡在箱子里吮手指的娃娃。娃娃白胖喜人，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扑闪闪地眨动着，会说话一样，看见了人，欢手舞脚，咯咯地笑出了声，把老两口乐得心花怒放。这老夫妻年过五十还没有一儿半女，正愁着将来坟头上没有香火，冷不丁地从水中就漂来这么个嫩藕节样的胖娃娃，真是怎么稀罕也不够。他们就把孩子抱回家去，取个名字叫“河娃”。女人还特地跑到河神庙里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香，感谢神的恩赐。老两口一口饭一口粥，心肝宝贝样地守着河娃长大。

河娃一年年地长成了个欢眉大眼的小伙子，红扑扑的脸，白生生的牙，直挺挺的鼻梁和微微翘起来的嘴。他生下来就爱笑，长大了还是爱笑，早晨睁开眼，中午坐到饭桌上笑，晚上睡到床上还是笑。一村子的人都被他笑得心里舒坦。多苦的日子，多重的活计，到了河娃那儿，龇牙一笑，苦也不觉得苦了，累也不觉得累了。老夫妻的日月中有了河娃的笑，就像糠菜饼子抹上了蜜，怎么吃都是甜的。他们庆幸自己老来有福，捡到了这么个开心果一样的儿子。

河娃十七岁的那年，皇帝又一次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出门打猎，因为追赶一大群罕见的麋鹿，一直追到河娃住着的渔村里。马渴了，人乏了，这个小小的渔村看上去也还算干净，皇帝就招呼他的马队歇下来，进村子饮水吃饭。

一村子的人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庄户汉，不知道皇帝来了怎么侍候，心也慌，腿也软，哆哆嗦嗦的谁也不肯往前站。河娃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去吧。”河娃就下河挑来了两桶水，送到皇帝的马跟前。河娃一边给马刷毛洗尘，一边咯咯地笑得很欢畅。

皇帝一眼看见河娃欢眉大眼讨人喜欢的脸，心里猛一动，觉得这小伙子的笑容好生面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再听到他走到哪里都咯咯的欢笑声，心里更疑惑了，就招手喊来了老渔夫，询问说：“爱笑的这个小伙子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吗？”

渔夫不敢撒谎，老老实实告诉皇帝：“比亲生的儿子还亲呐！十七年前我和老太婆在河水里捞起了他，我们就认了他做儿，他也管我们叫爹妈，是个孝顺听话的好儿子。”

皇帝心里发慌，又不肯露出丝毫，接着盘问老汉：“河水那么深，孩子那么小，他怎么会漂在水里还淹不死呢？”

渔夫叹口气：“也不知道是哪个作孽的人家，生下了儿子又不要他了，打一口铁箱子装进去，成心要把孩子淹死的。谁知孩子偏命大，铁箱子装了他都不肯沉下去，一直漂到了我们村子前，让我们老两口捞着了。”

皇帝有数了，认准了河娃就是当年那个生下来就会笑的小不点儿。他想，这小伙子如此命大，河水都淹不死他，肯定不是个凡胎，莫非还真让那个白胡子老仙说着了，长大了就是个当皇帝的命？不行，一定要趁早除掉他，不能给将来留下个祸害。

皇帝坐在河滩上的太阳地里，拍着脑袋想了又想，心生一计。他叫人备纸备墨，倚着马背刷刷地写了一封信。信上说：“此送信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接信后，不必等我回宫，立即着人将他杀死，切切。”

他把信装进羊皮口袋，熔蜡封好，招手喊河娃过来，拍着他的肩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身高体壮，胆大心细，派你个差事：把这封信送往皇宫，交到皇后的手上，请她一定当你的面拆阅。记住了吗？”

河娃说：“记住了。”河娃的脸上乐呵呵的，一点儿都有想到皇帝这是要害他。他带足干粮和行装，告辞了渔夫父母，动身往京城出发。

河娃是第一次出门走这么远的路，也不知道京城在哪个方向，只能边走边问。好在他嘴甜手勤快，长得又讨人喜欢，一路倒也没有觉得多为难。

一走走了三天三夜，京城还是遥遥不可相望。河娃的干粮吃光了，脚上打起了泡，鞋子磨得通了底，用几根藤条勉强捆绑着，很狼狈。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片密密的树林子，心想兴许能在林子里拣到果



子吃，就稀里糊涂地走进去。

原来这就是河娃当年的诞生地。可惜烧炭翁早死了，河娃的父亲走出密林另外谋生了，那座住过皇帝的草棚也已经坍塌不见了。

河娃从小在水边长大，根本不谙山路，一进林子就转了向，果子还没有吃着，却七拐八绕怎么都摸不出森林的边。正着急呢，看见前面有一座白瓦白墙的庙，青青的、暖暖的炊烟从庙顶冒出来，叫人心心里顿时松下一口气，仿佛回到老家、见着了自家灶膛里的火那般的亲切。

河娃直奔那庙而去，踏进庙门，看见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头儿坐在灶间烧火做饭。那老头儿身材矮得像板凳，腰身圆得像水缸，披一件怪模怪样的火红色长袍子，见了河娃，一点都没有惊讶，好像算好了今天有人要来似的，揭开锅盖就给河娃盛饭。老头儿做的饭香得要命，河娃肚子饿得很了，也没有客气，朝老人龇牙一笑，一口气扒下了三大碗。白胡子老头笑眯眯地看他吃，不住手地给他添饭添菜。河娃直吃到额头冒汗，肚皮滚圆。

吃过饭，老人又烧水给河娃泡脚，还亲自动手挑去了河娃脚底板的水泡，把河娃穿脏的衣服鞋袜都洗了，在灶火前烤干，缝补得服服帖帖，拿河娃当自家的小孙子一样宠爱。河娃吃得饱饱的，被灶间的炉火烤得暖暖的，不知不觉就歪在草垫子上呼呼睡着了。

白胡子老头这才起身，挑亮灯火，从河娃身上摸出皇帝手书的快信。他举起装信的羊皮口袋，看一看封口的熔蜡，吹一口仙气，蜡就化开了。老头儿抽出信纸，展读完信的内容，不以为然地一笑，食指当笔，口水当墨，写出了跟皇帝笔迹丝毫不差的字：“此送信人是我情重如山的恩人，接信后，不必等我回宫，即刻让他和公主成婚。切